



创业史

CHUANG YE SHI

之二

在斗争的波浪里

首版于1961——1963年,獲第一屆全國連環畫評獎繪畫2等獎

創業史



(二) 在鬥爭的波浪裏

原著：柳 青

改編：陳鐵英

繪畫：板 喬（張 卓）

圖書掃描：PCnow

修圖制作：書 趣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內容介紹

本冊故事寫的是梁生寶千辛萬苦地買來了“百日黃”稻種，分給了互助組，要在蛤蟆灘搞水稻豐產。富農分子利用農民暫時的困難，趁機破壞；富裕中農和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也要和互助組較量一番。新的鬥爭開始了……

爲了解決農民的生活困難和發展生產資金短缺的問題，生寶決定帶領群眾上山捐掃帚，克服生產和生活的困難，並以互助組的名義與供銷社訂立了長期合作的合同，從而顯示了組織起來的優越性。



每個星期六的後半晌，下堡村小學照例沒有活動。晌午，改霞回到家看見炕邊放着走親戚的竹籃子。改霞娘說：“明兒你二姐娃子過生日，你去一趟吧！”



改霞正想和二姐聊聊自己矛盾的心情。經過幾天的思考，她對進工廠有了些興趣，但總有一種對不起生寶的感覺。她不想撇開自己熱愛過的人，但怎麼辦呢？心裏話想對二姐說說，看她說些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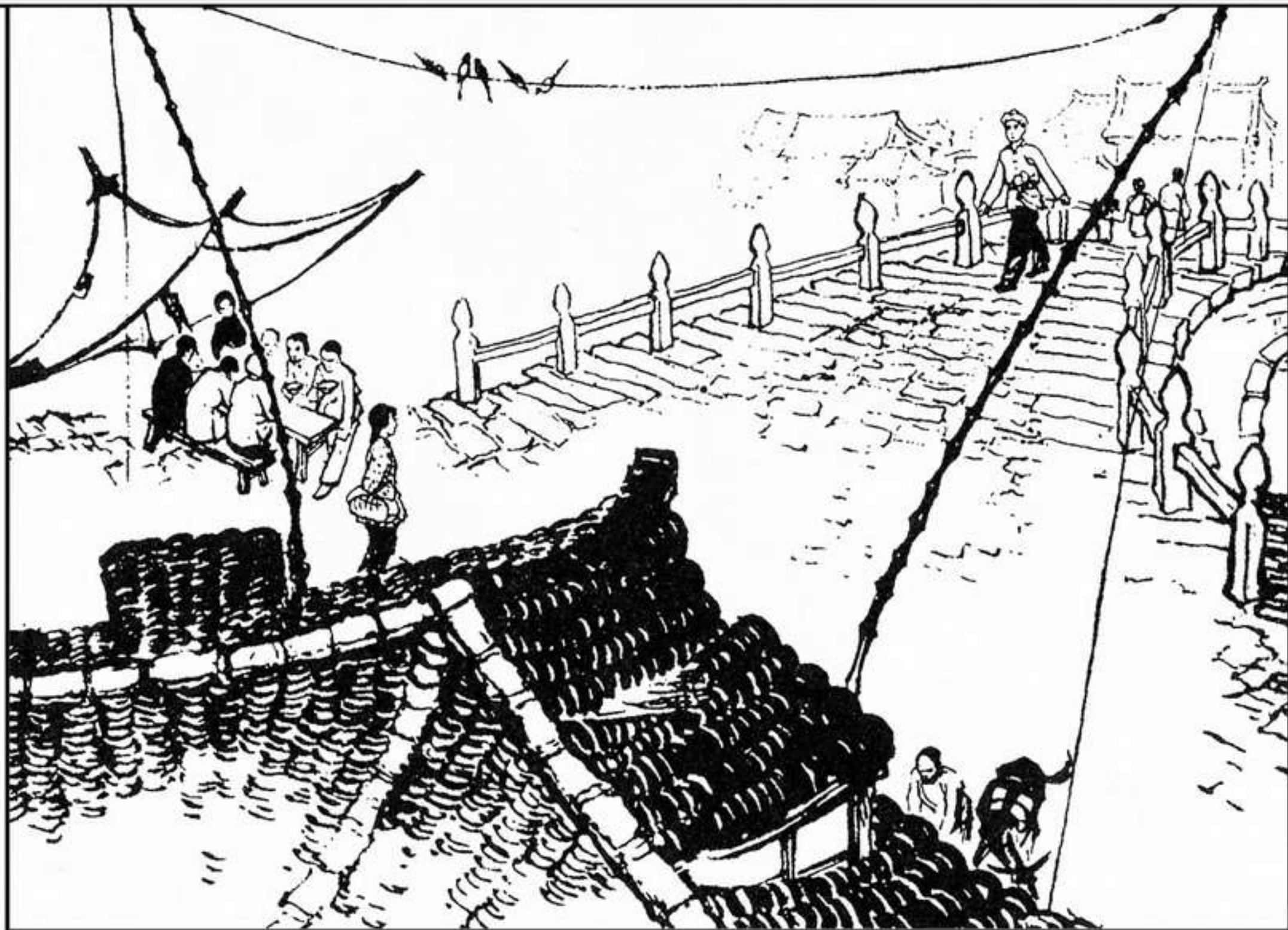
晌午，改霞提着竹籃直奔通往縣城的馬路。從縣城回家取饅的中學生，三三兩兩迎面走來。他們笑着唱着，熱烈地爭論着。



郭世富的兒子永茂從幾個同學中走來。他瘦高個子白淨臉，見了改霞，站下來問改霞上哪兒去？改霞不樂意地說：“走親戚唄！”



一輛雙套膠輪大車迎面過來了，裝着滿滿一車男女旅客。手執長鞭的郭世華坐在車轅上，見了改霞說：“你明天回來，坐我的車好了，不要你的錢！”改霞討厭他，帶搭不理地過去了。



改霞下了坡道，正要過橋時，她的心突然怦怦地狂跳起來。原來是生寶從橋上大步地走過來了。她臉紅了，努力地把心情平定下來，招呼着生寶。



生寶的目光緊盯着她。她低着頭，用一祇腳尖撥着一小塊石頭，她在想和他說些什麼呢？生寶却先說話了：“我買回250斤稻種！搭着郭三的車。郭三心太黑了！我坐車另要一份腳力！我說，我在後邊跑！”



改霞抬起頭，感動地看着生寶紅彤彤的臉，想到郭振山對他搞的事業的冷淡，心裏不禁想：你這麼積極，能成嗎？她發現路旁有好些人在看他倆，覺得不自如，就分手了。



如果在曠野上多好，能和他多說幾句話兒。她邊走邊想，在大石橋上扭頭看時，生寶也在扭頭看她。她思想更矛盾，感情也更復雜了，決心從二姐家回來後，要好好和生寶談一次。



再說生寶把稻種運回來後，那些噙着烟袋、背着糞筐的莊稼人，都到梁三老漢的草棚院來，他們品評着這“百日黃”稻種。



梁生寶用升子從麻袋裏舀着稻種，倒在互助組的人帶來的器具裏。馮有萬用一杆秤稱着分量。任老四說：“生寶！你一路的花銷不合計在稻價裏，那不算事呀，爲大伙出門勞累，再貼上盤費，那算個啥呢？”



互助組組員們愉快地提着稻種走了。這時梁大老漢又拿來一條口袋，說生寶的大姐要稻種。生寶說剩得不多了，但纏不過老漢，祇好給了他三升。



一群莊稼人把生寶嚴嚴實實擠在中間。大伙兒爭着要分剩下的稻種。人們吵嚷着：“我要二升！”“我要一升就行，爲了明年引種！”生寶說：“剩餘的有限，要的人太多，得商量着辦事！”大家才算平靜下來。



郭世富過來問，還剩多少稻種，能合多少錢 他想花大價錢收買被有萬諷刺了一頓，灰溜溜地走了。這使得歡喜非常愉快而開心。



因為剩下的稻種不多，生寶提議：蛤蟆灘互助組組長每人不超過二升。祇有郭慶喜是上河沿主要的互助組長，並且在他買稻種起身時曾借給自己三塊錢，該分給五升。大家都同意了。



當院裏祇剩下生寶一個人的時候，他把剩下的稻種一稱，惋惜地咂咂嘴說：“弄得咱都不夠了！”媽媽數說着他。



梁三老漢在磨棚裏正磨玉米，他本來下決心對“梁偉人”的事，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但聽到這事，走出來說：“你太能啦，能上天啦！給大伙誇稻種這好那好，這陣弄得自己不夠了！真是精明人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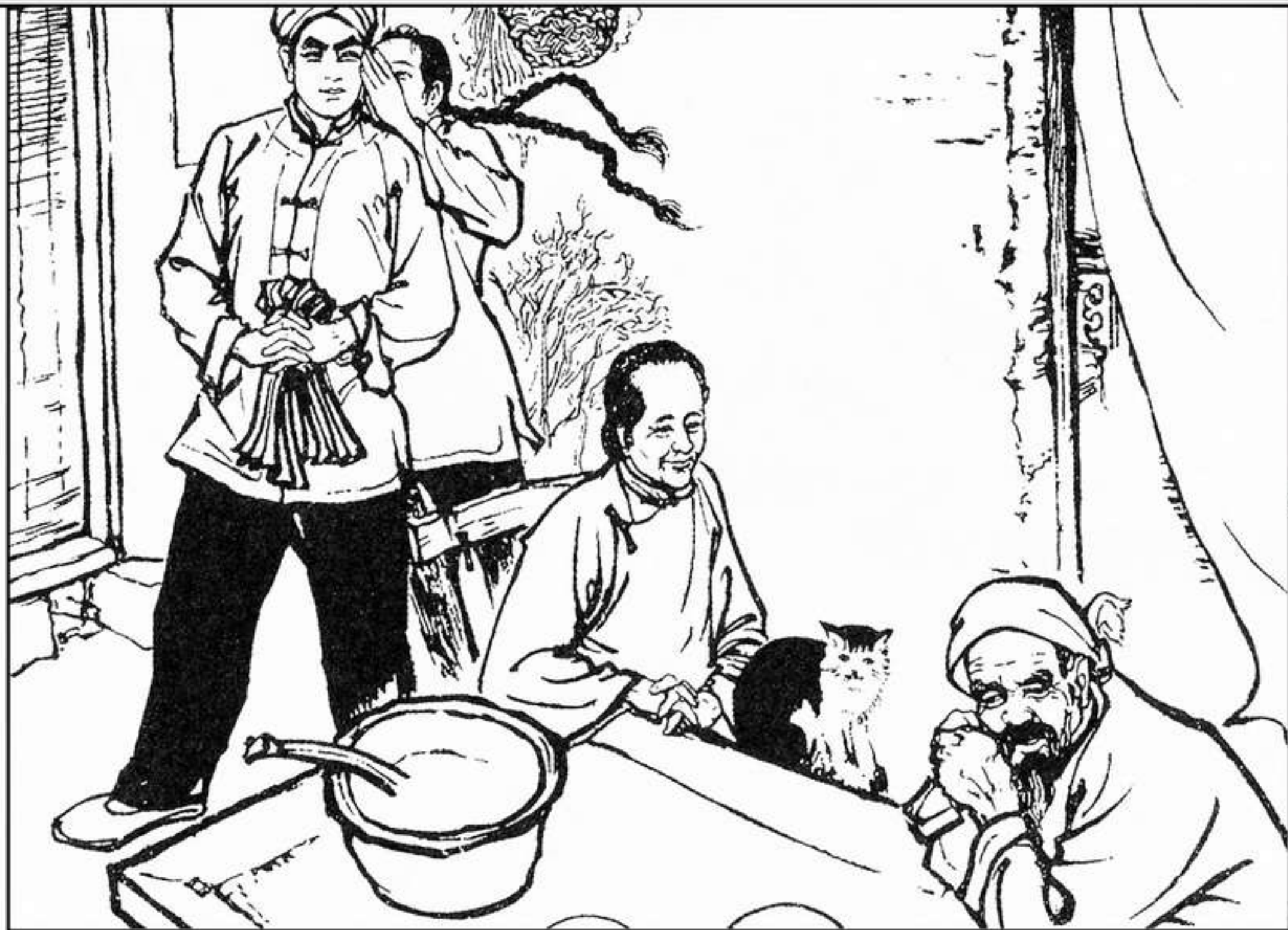
梁三老漢這麼一說，生寶反而哈哈大笑起來。他笑繼父的做人標準：自私自利是精明，弄虛作假是能人，大公無私却是愚蠢！笑得老漢蒙頭轉向不知所措。



一家人聚齊吃晚飯的時候，梁三老漢對生寶說，挖荸薺的錢他要花十元。生寶說互助組等着錢進山，老漢掉下臉來。生寶媽又怕父子不和睦，從中緩和着。



生寶媽告訴他：“雞下了蛋，我預備拿雞蛋錢，給你們爺倆一個人扯一個汗褂哩！”老漢生氣地說：“雞蛋我要吃哩！早起衝着喝，晌午炒着吃，黑間煮着吃！”逗得生寶和秀蘭都笑了。



生寶說明大家富裕和自發道路的不同。老漢說“咱不雇長工，也不放糧，光圖個富足……”生寶說：“莊稼人地一多，就成天光想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說完正要出門，秀蘭附耳對他說：“改霞常打聽你哩！”



生寶心裏有兩個念頭在互相矛盾着。有時他想：改霞人樣兒俊，心性好，一定要爭取和她成親卜但又想她上了三年級，恐怕心大眼高了。他想把這事告訴有萬，讓他給出個主意。



這兩個小伙子自從搞起水稻豐產互助組以後，特別投脾氣。共同事業的心常常把兩個人變成精神上的一個人。有萬告訴他：“早晚要和你一樣！”生寶說：“和我一樣做啥？”有萬說：“入黨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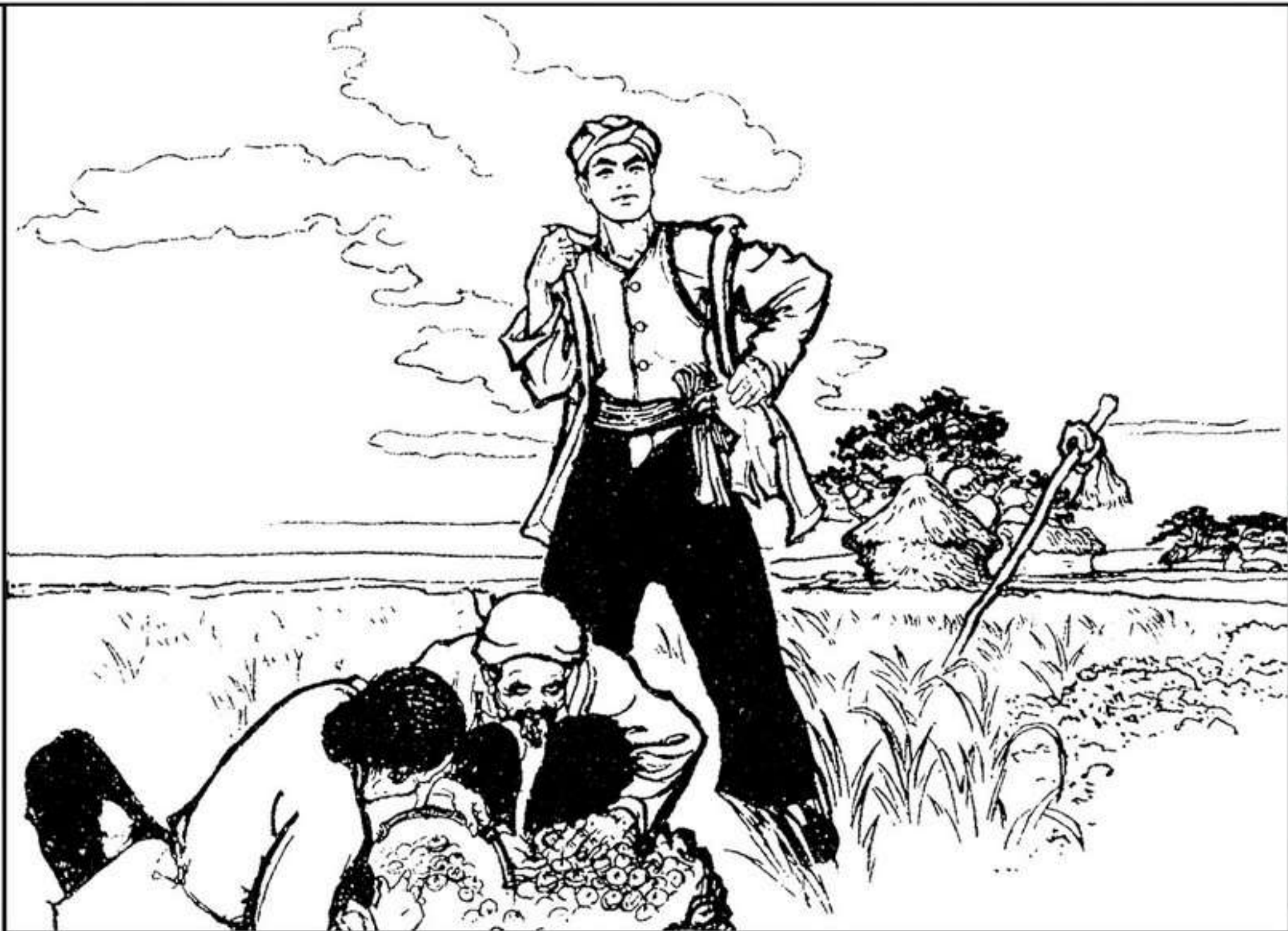


兩個朋友在生寶的炕上睡下了。他們吹熄了燈，打開了話匣子。當生寶把他對改霞的心事告訴有萬時，有萬高興地說：“有這美事，爲啥不早告訴我？”



你就大膽地和她談上一回，要紅要黑，幹脆一家伙！

有萬要他說詳細些。生寶被逼不過，第一次懷着深深的感情，對有萬講了他和心愛的人的秘密，要求這位摯友幫他想些辦法。



第二天上午，梁三老漢一家子在草棚院南邊，約摸三百步遠的地裏挖荸薺。陽光越來越暖，生寶熱得出汗，他把棉襖脫下，裸露着健壯的胳膊，用力地挖着。



老漢對把荸薺地給全組下稻秧子沒意見。鋪秧子的結果，會把這塊地弄壯，秋後多收些稻谷。他祇是對拿荸薺錢給全組墊底，心裏不舒服。說：“咱給大伙墊錢，他們幾時還？”生寶說：“從山裏回來就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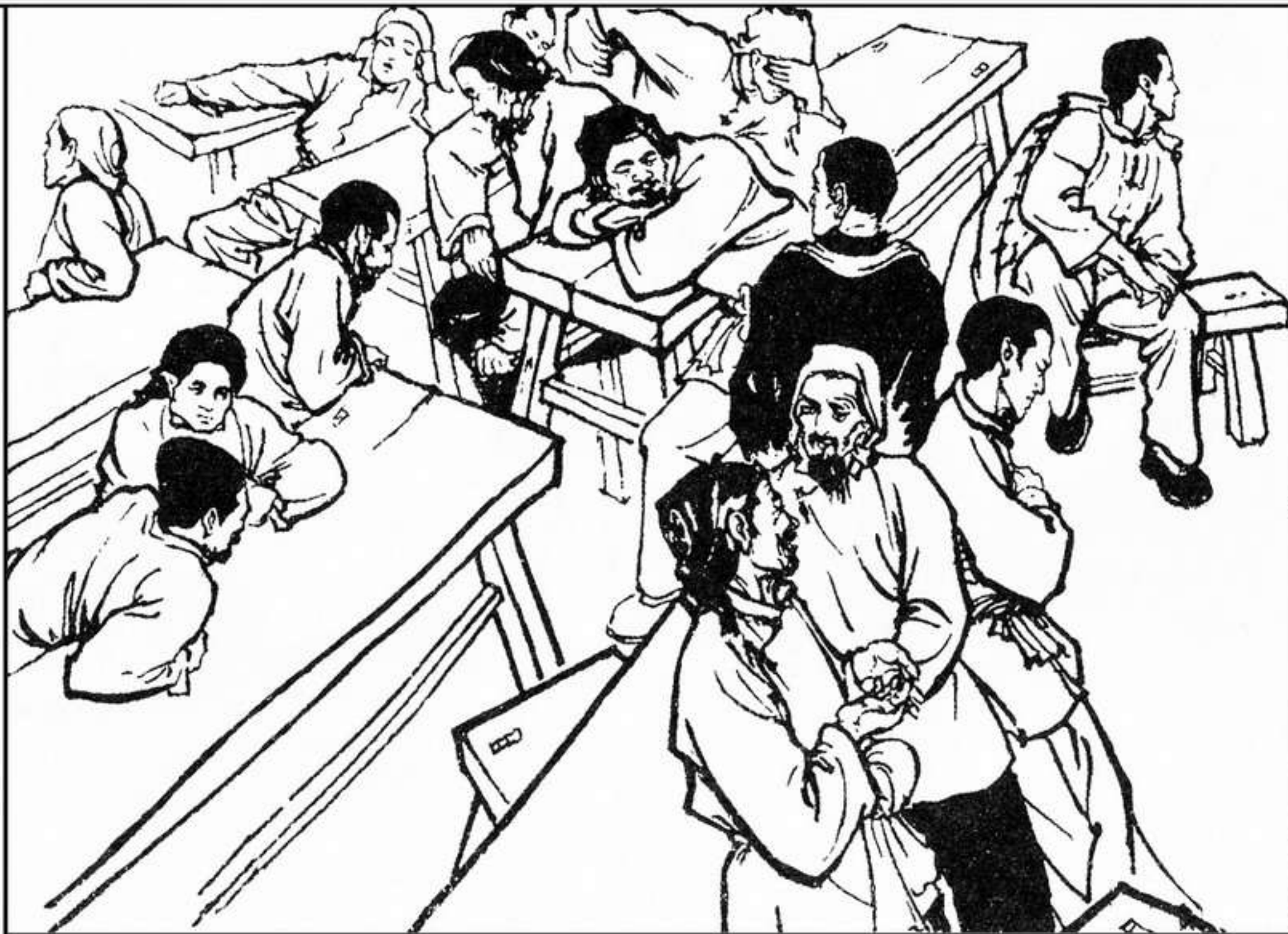
這時郭振山過來叫生寶，說今黑間開群眾會！生寶當時一怔。惹起郭振山很大不滿。心裏暗道：連發動活躍借貸事都不知道！嘴裏却說：“你別抓了生產，就脫離了政治呀！”



生寶記得王書記說過：當前農村中政治上頭等緊要任務，就是互助合作！他心裏替郭振山難受地想：你長嘴，怕專爲說旁人用的！郭振山問給他留稻種沒有？生寶說沒有留下，郭振山很不愉快地走了。



生寶回到鐵鍬前，兩手搓着吐在手掌裏的唾沫，望着郭振山高大的身影，感慨地想：你呀……你介紹我入黨，也叫我報答嗎？看起來整黨學習會上給你的教育，作用不大！



活躍借貸的群眾會，在下堡村小學教室裏召開。教室裏稀稀拉拉地坐着二十來個衣衫襤褸的莊稼人，他們見姚士杰和郭世富兩家大户都沒來，有的吸烟，有的嘆息，懷着不同的心情，等着會議開始。



鄉支書盧明昌和郭振山，站在教室外邊，爭論着什麼。生寶和有萬，把慶喜拉到樹林裏，也不知說什麼去了。



高增福心情沉重。他不知道春天將怎麼過？不知道夏初插秧前買肥料錢從哪裏來？但他對分給他土地，給他耕牛貸款的人民政府抱着希望，這希望支持着他。他看會議老拖延，就勸任老四先回家去。



任老四把參加會當作擁護黨和政府的一種表現，他從嘴裏拔出烟袋鍋，濺着唾沫星說他等會兒跟組長一塊兒回去。增福羨慕地說：“你有生寶的互助組，你不會犯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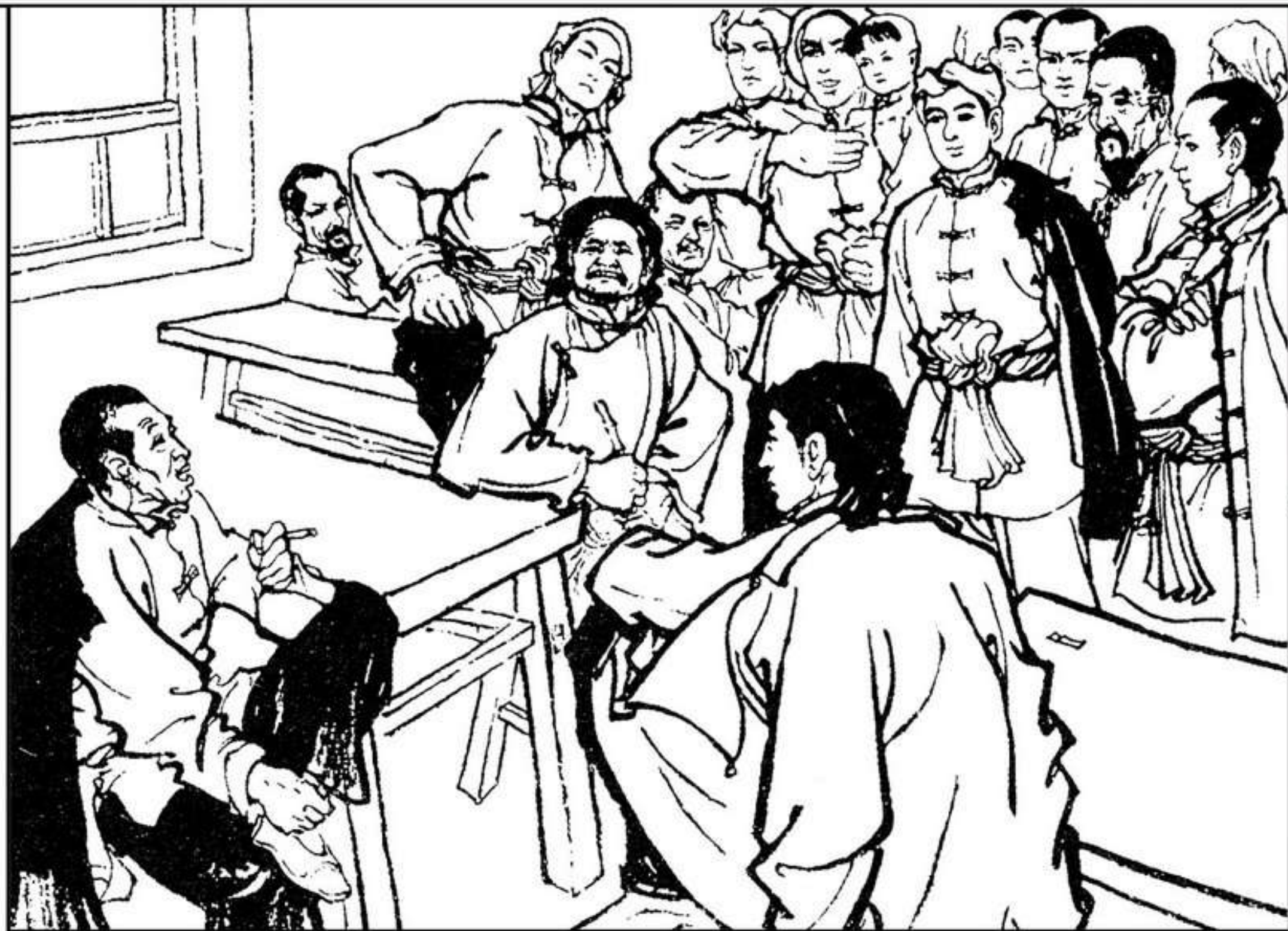
任老四慶幸地承認：“咱不犯愁，是咱傍着好鄰居。人家說‘遠親不如近鄰’，實話，要不是生寶肩膀寬，擔起常年互助組一攤子生活，你看愁不？我們一過清明就進山哩！”他的話引起了開會人的興趣。



這二十來個從前熬長工和賣零工的人，現在聚在一起，商量他們組織到一塊兒行不行。王茂生提議叫增福領頭幹。大家商量了一陣。高增福心情沉重地說：“今年春天不好混，咱等看黨裏的人怎說哩！”



大家說得正熱鬧的時候，前國民黨軍下士白占魁從後門進來，聽到大家說到組織互助組渡春荒時，他說：“反正他毛主席不叫餓死一個人！”這惹起高增福很大的怒火。



高增福對這位流浪人進行盤問：在山西做什麼？住在哪裏？白占魁白着眼說：“你刨根問底是啥意思？你既不是治安委員，又不是民兵隊長”高增福從容不迫地還擊他：“我是人民代表！”



高增福說，前年和去年發給你貸款是錯誤。你算啥困難戶？上集沒旁的事，專為吃館子！白占魁被說得惱羞成怒，罵道：“鷄巴毛當頭發，啥人民代表！”他縱一縱身子跑到院裏，咄訥一陣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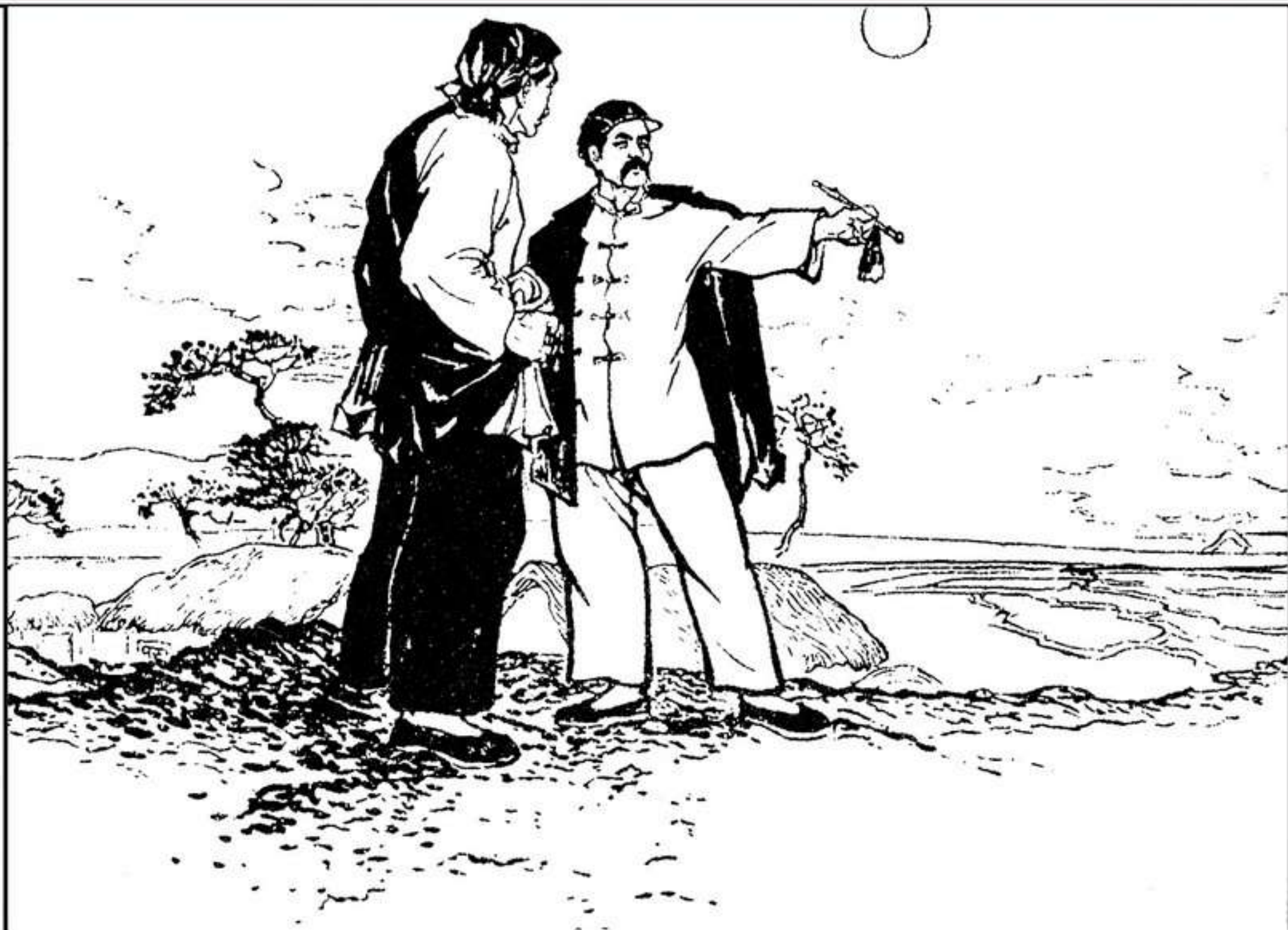


這時，郭振山站在苜蓿地裏，咬緊牙恨姚士杰和郭世富這兩座自發勢力的堡壘。他對盧支書說：“明昌！祇要他們敢來會場，我就有辦法讓他們拿出糧食來！”盧支書平靜地笑了，說：“你這轟的辦法不行哩！”

我覺得咱國家
宣布土改結束好
不對呀！



盧支書說：“你該把互助生產和單幹生產分清楚哩！”郭振山知道自己的互助組是應名！思謀一陣，找到一個理由！



盧支書忍住憤懣說“同志！甬在中央的路綫上找毛病哩，應該檢查自己！”他說道：“你和磚瓦窑韓萬祥有拉扯嗎？”郭振山急忙分辯。支書讓他宣布今天的會不開了。他急急到教室一宣布，就緊迫盧支書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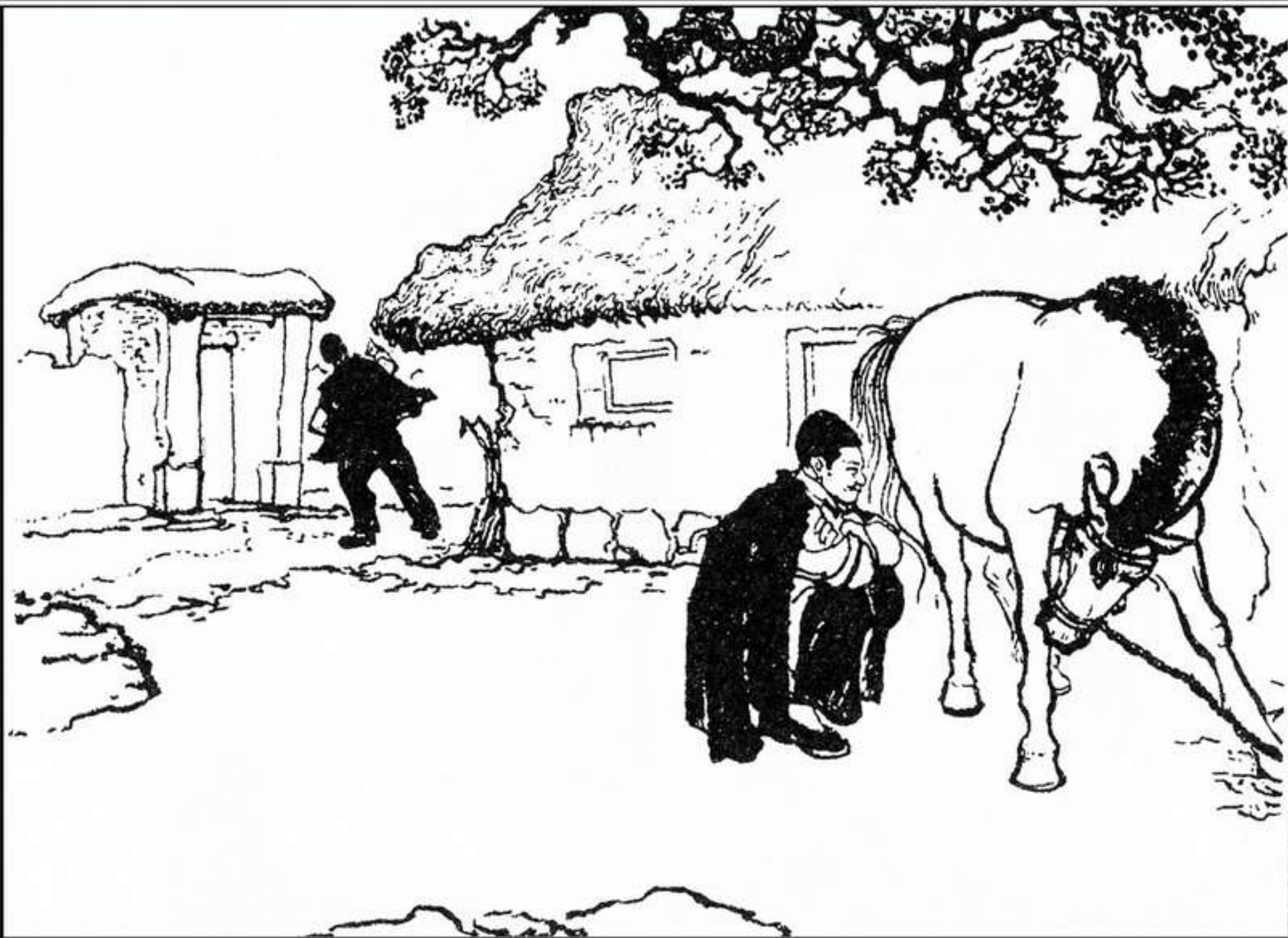
孫水嘴把教室汽燈提走。窮莊稼人在黑暗中把生寶圍住了。生寶心裏多作難呀！他看見這伙人比看見他家裏人還親！吸收他們參加互助組吧，又怕戶太多弄不好！但是他覺得從這些穿破衣裳的人中間溜走是可耻的。



生寶眼看這些困難戶要挨餓，心裏像刀絞，就和有萬鼓動慶喜，要他把困難戶吸收到互助組上山運掃帚。有萬問，這幫人上山後口糧又從哪裏來？生寶胸有成竹地說：“想辦法，一交掃帚供銷社就給開腳錢。”



昨夜活躍借貸的群眾會沒開成，姚士杰心裏很舒服。他把懷孕的母馬牽到院裏，歪着腦袋觀察母馬鼓鼓的大肚皮。女人要生娃，母馬要下崽，又添人口又進財，他心裏有說不出的舒暢！



“混賬！他媽的，啥人民代表，真正混賬！”有人罵罵咧咧由巷子裏走過來。姚士杰扭頭一看，是白占魁！他鄙視地想不理睬他。繼續觀察母馬肚皮的跳動。



白占魁到高增福草棚屋前面轉了個彎，又折回來。他憤怒地在姚士杰街門對面土臺蹲下來，繼續罵：“他媽的，在我白占魁腦袋上壘窩啦，實話說哩，姓白的不是好欺負的！”



姚士杰聽出白占魁是來找高增福挑釁的。高增福帶着才娃不知上哪兒去了，門上挂着鎖。姚士杰便對白占魁說：“你是土改積極分子嗎？”白占魁說：“咱是啥積極分子！”



姚士杰忍不住報復心，教訓着他：“你甭想一年一回土改地收拾人家。應該學種莊稼哩！”白占魁嘆口氣說：“牛沒牛，驢沒驢，種啥莊稼，連吃的也沒有！”說完又耷拉下腦袋。



姚士杰立刻覺察到不妙，後悔自己不該理這個不定形的家伙。他幹咳一聲急忙向街門走去。白占魁追上去說：“士杰！借給我二鬥白米！”姚士杰甩着白占魁牽住的袖子，說：“放手，我連黑米也沒有！”



白占魁下流地央求，他知道老婆翠娥和姚士杰相好，無耻地說：“翠娥給我出主意，叫朝你借來！”姚士杰轉念一想，這是一條狗，撩給他點兒吃的他朝你搖尾巴，惹惱他就豁命咬你！于是就叫他晚上拿口袋來。



白占魁剛剛像老鼠一樣溜出四合院，姚士杰他媽，一個六十多歲的胖老太婆，口裏念着“阿彌陀佛”，裏裏外外跟着兒子身後轉。她對任何惡言、凶事，總是一句既簡單又包含一切意思的“阿彌陀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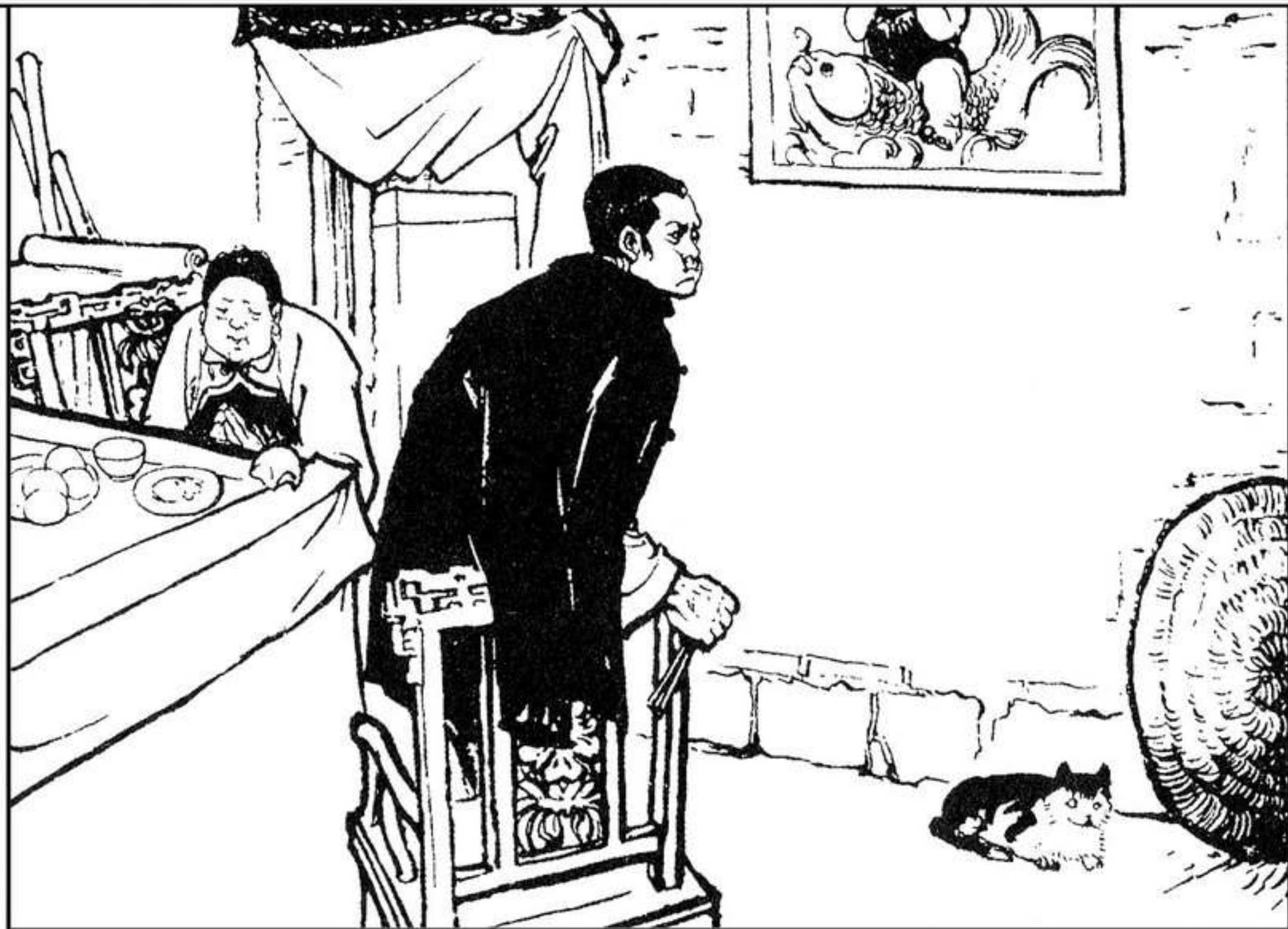
幾年來，老太婆對村中歷次群眾階級鬥爭，說過無數次“阿彌陀佛”。對於大喊大叫要求把她家定成地主成分的白占魁，無數次乞求菩薩懲罰這壞蛋，如今兒子竟要給他糧，她嘴念着“阿彌陀佛”，追到馬棚裏。



姚士杰回到西屋，坐在炕上的三十來歲嬌滴滴的婆娘，撅着嘴。屁股一擰用腦勺對他：“你當心，看馮有萬那小子把你和翠娥綁在一起，送到鄉政府去！”姚士杰吸着水烟，不聲不響，心裏却相當喜歡。



婆娘說：“你爲啥給白占魁塞糧食？”姚士杰凶狠陰險地說：“我有我的用意，前兩年你聽見他喊共產黨萬歲，心裏不哆嗦嗎？讓他咬一口，恐怕你要到縣裏看守所去看望我哩！”婆娘聽了撲哧笑了。



白占魁取走糧食的第二天的早晨，姚士杰正在吃飯，聽見街門洞裏有人咳嗽，隨後問：“士杰在家嗎？”姚士杰心裏一驚。



姚士杰掀開竹簾一看，原來是高增榮。他走出房門，站在磚階上冷冷地說：“你來尋誰？”高增榮毫無骨氣地說，要借些糧食。



姚士杰說：“沒有哩！”高增榮乞求着說：“利大小由你定！”姚士杰說：“啊呀！這社會誰還貪利大小哩，要是我有糧食，和前兩年一樣，自報出來，叫村幹部分配去，多光榮呀！”增榮祇好先回去。



整個前晌，姚士杰一邊幹活一邊琢磨該怎麼對付高增榮。最後得出結論：高增榮是魯笨人，有奶便是娘，村幹部給解決困難時，他堅決和富農劃清界綫，這號人有用！通過他可以反對人民代表。

(一) 你還不打聽伺候月子的嗎？

(二) 我知道。



後半晌，他本該出去打聽一個伺候月子的女工，却留在家裏遲遲不走，在後園整菜地，希望有更多的困難戶來找他；他可以從缺糧戶人憂愁的臉上感到快樂。這是他最大的享受。



姚士杰在官渠岸的村巷裏走着。他非常滿意自己“有眼力”。早先他曾經穩住自己說：忍耐點兒吧！能站着，也能蹲下，才算好漢！這時，郭世富迎面走來，于是兩人一同走。



姚士杰看着他，忍不住要笑，說：“你這陣和我一塊兒走路，不嫌我的成分不好了嗎？”郭世富說：“好你哩！不是咱沒情誼，是世事不對頭呀！你看這陣子不鬥爭了，我就不躲避你了吧！”



這個曾經和郭振山一塊兒親切地說“咱”的人民代表，現在竟和富農親切地說“咱”了。姚士杰心裏很舒服，不免打聽仇人郭振山的近況。郭士富欣喜地低聲說：“軟啦！聽說挨了盧支書的批評，兩天不出街門哩！”



郭世富又和姚士杰談起梁生寶互助組的稻麥兩熟計劃。姚士杰燃燒着渴望報復的烈火，說：“咱們比他梁生寶互助組要優越！甬叫這小子獨自成功咱要壓倒他的互助組！”于是他倆商量也要買百日黃稻種。



後晌有人告訴高增福，高增榮投奔四合院去借糧了。傍黑天，增福見他哥背着一捆柴火回來，就去找他：“你怎能投到富農懷裏去呢？你的立場……”高增榮說：“站穩立場不吃飯，肚也不餓嗎？”



高增福一聽他哥這種沒骨氣的話，氣不打一處來，說：“一過清明，困難戶給生寶互助組捐掃帚，單把你餓死？”他婆娘在屋接嘴了：“好兄弟哩，咱兩家還是各過各的吧，你爺倆够難的了，還顧着俺一家子！”



高增福明白了。他知道哥是婆娘當家，他哥做不得主。這不是他哥的結發妻子，他哥是被這個死了丈夫丟下一個娃子的女人招進門的。投奔富農準是這女人的主意。他氣憤地走了。



在土圍牆的壑口，碰上在牆外偷聽的姚士杰。兩個仇人沒打招呼。高增福走了，姚士杰進院去。姚士杰故意非常親切地大聲說：“增榮！你要借的糧食，要借幾鬥有幾鬥！”他是故意說給高增福聽的。



却說郭振山被盧支書批評以後，已經躺兩天了。普通的傷風感冒是打不倒這個莊稼漢的，向來他在發燒的時候，既不吃藥，也不躺下，是用拼命勞動治感冒的，這回病，不吃不喝，祇是用被窩包住腦袋沉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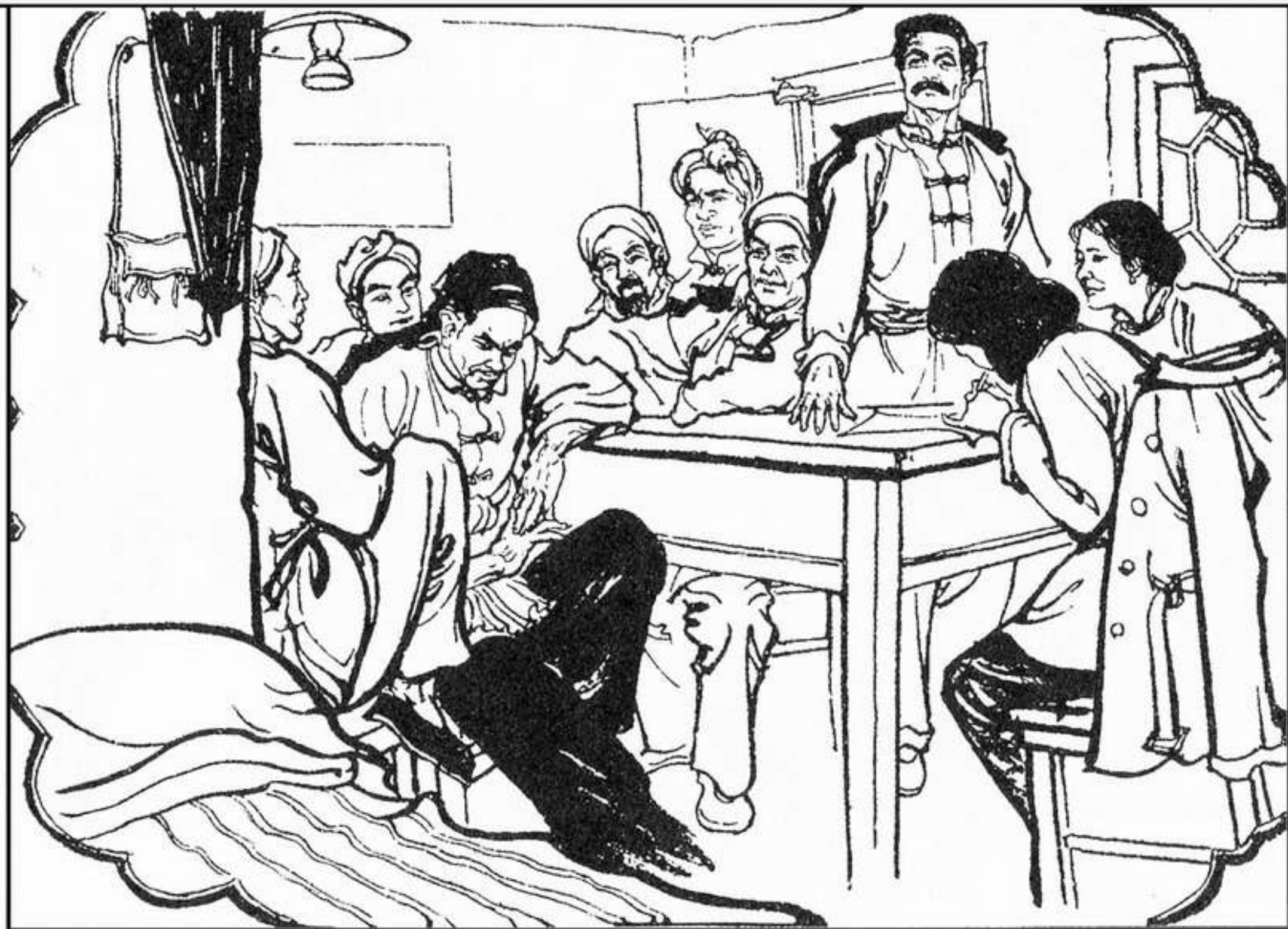
振山媽愁眉苦臉地說：“你是個常指教人的人嘛，人是鐵飯是鋼。人有病不想吃，也得強吃些！”郭振山在被窩裏不耐煩地說：“去去去！”



世界上沒有一個娘和兒子賭氣的。老婆婆隔不大工夫，又顛到土炕邊上：“你這回病，好不對勁呀！是不是叫振海上黃堡去，把衛生所醫生請來？”郭振山在被窩裏瓮聲瓮氣地說：“叫我靜靜地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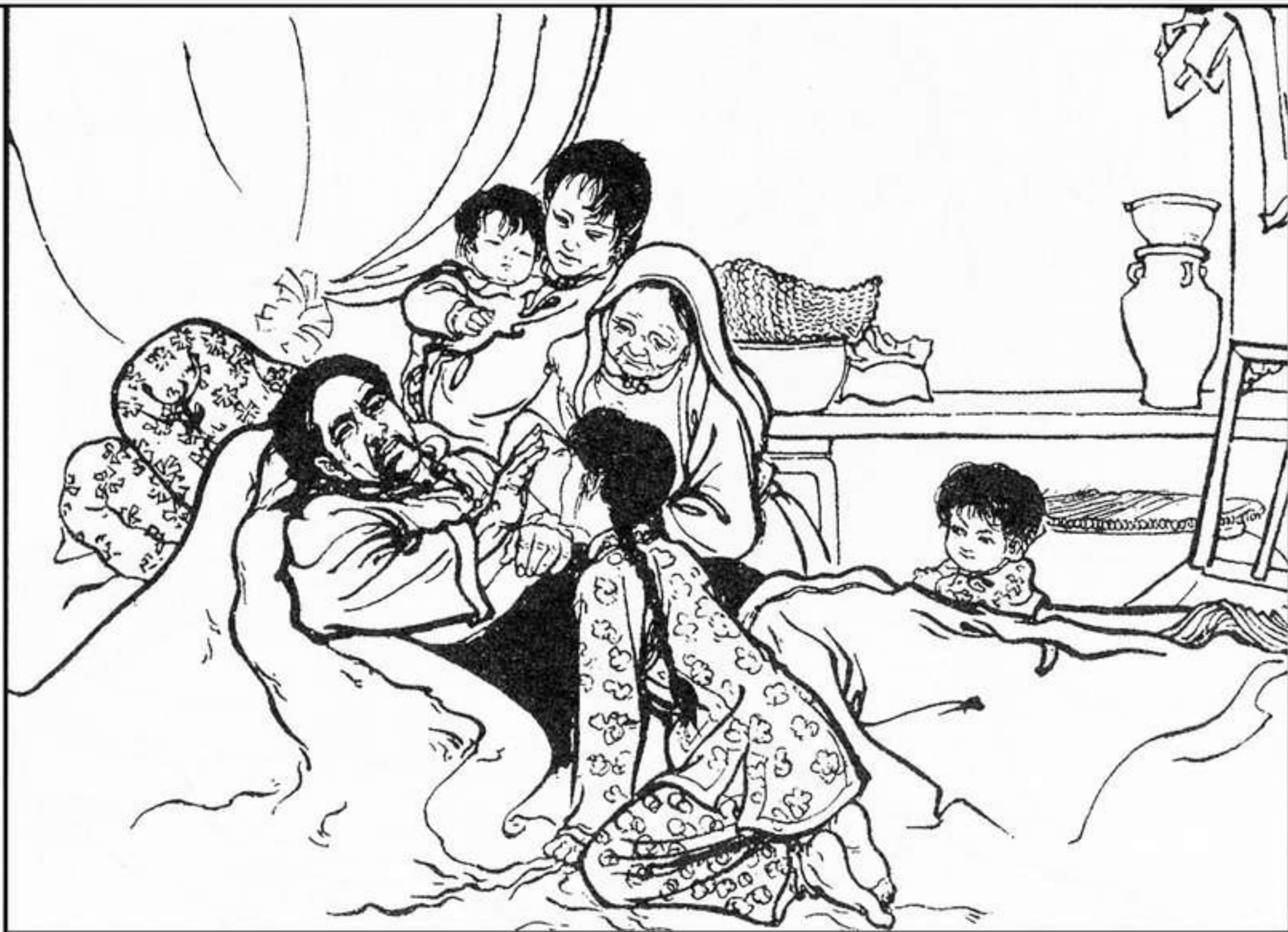
郭振山躺在床上想，盧支書怎麼會知道他和韓萬祥的拉扯呢？他瞞着一家人呀！啊，終於從記憶裏搜索出來了：似乎有兩回在黃堡集上，和韓萬祥說話，被生寶碰見過。他心裏說：“對這事，就他眼尖鼻子靈！”



他又想起，在整黨以前，訂了兩個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期要求按人口平均土地趕上郭世富；第二個五年內建築樓房。在整黨會上，把黨員買地提到犯紀律的水平，他的計劃破產了！



他媽端着一碗面湯來，勸他吃。振山不想吃。他婆娘抱着吮乳的娃子，賭氣說：“在外精明，在屋裏糊塗！”振山腦子正想着：“共產黨員怎麼這麼難當啊！”一陣昏迷，碗掉在被上了！



當他重新清醒過來的時候，他臉上流着眼淚，羞愧難當地說，什麼事也沒有，叫家人都散去，做各人的活兒去！



家人散去以後，他渾身冷汗！他想：胡思亂想個啥，想往絕路上走呀！放清醒點，離開黨，蛤蟆灘的莊稼人會用眼睛盯死你，姚士杰會往你臉上撒尿！



孫水嘴來看代表主任了。還帶來了村裏的新消息：翠娥給人透露，姚士杰借給她二鬥白米，白占魁又到山西收破爛去了！高增榮也向四合院去借糧，上河沿好些人和生寶互助組聯絡在一起要進山割竹子……”



郭振山聽了難受：富農對他似乎不再有所畏懼；貧農對他好像也沒什麼指望了；馮有萬和生寶也不來請教進山應注意事項了。他已經被自己的自發行爲，拉出了蛤蟆灘的鬥爭行列，他已經變成局外人了。



孫水嘴本想在報告完村內消息以後，試探試探代表主任，能不能幫忙撮合他和改霞的親事。誰知郭主任竟病成這個樣子，他無聊地走了。



當改霞來看郭代表主任的時候，他已經從危險的思想裏苦鬥出來了。祇要和姚士杰居住在同一世界上，永遠不能離開黨。他決定接受盧支書的批評，把投資韓萬祥的大米改成定瓦磚！



郭振山要組成互助組，要求改霞家參加他的互助組。改霞感到非常意外，她說她家已和老金家是一組，抽出來怕老金哥兒倆不願意。郭振山說：“不要緊，有我呢！”改霞感激萬分地答應了。



郭振山又問她考工廠的事拿定主意沒有？改霞祇笑不說話。她要和生寶談一次話，直到現在還沒有機會。她在等生寶約她，她不主動地約生寶。那樣多不好意思，多臉紅呀！改霞說“您休息吧，我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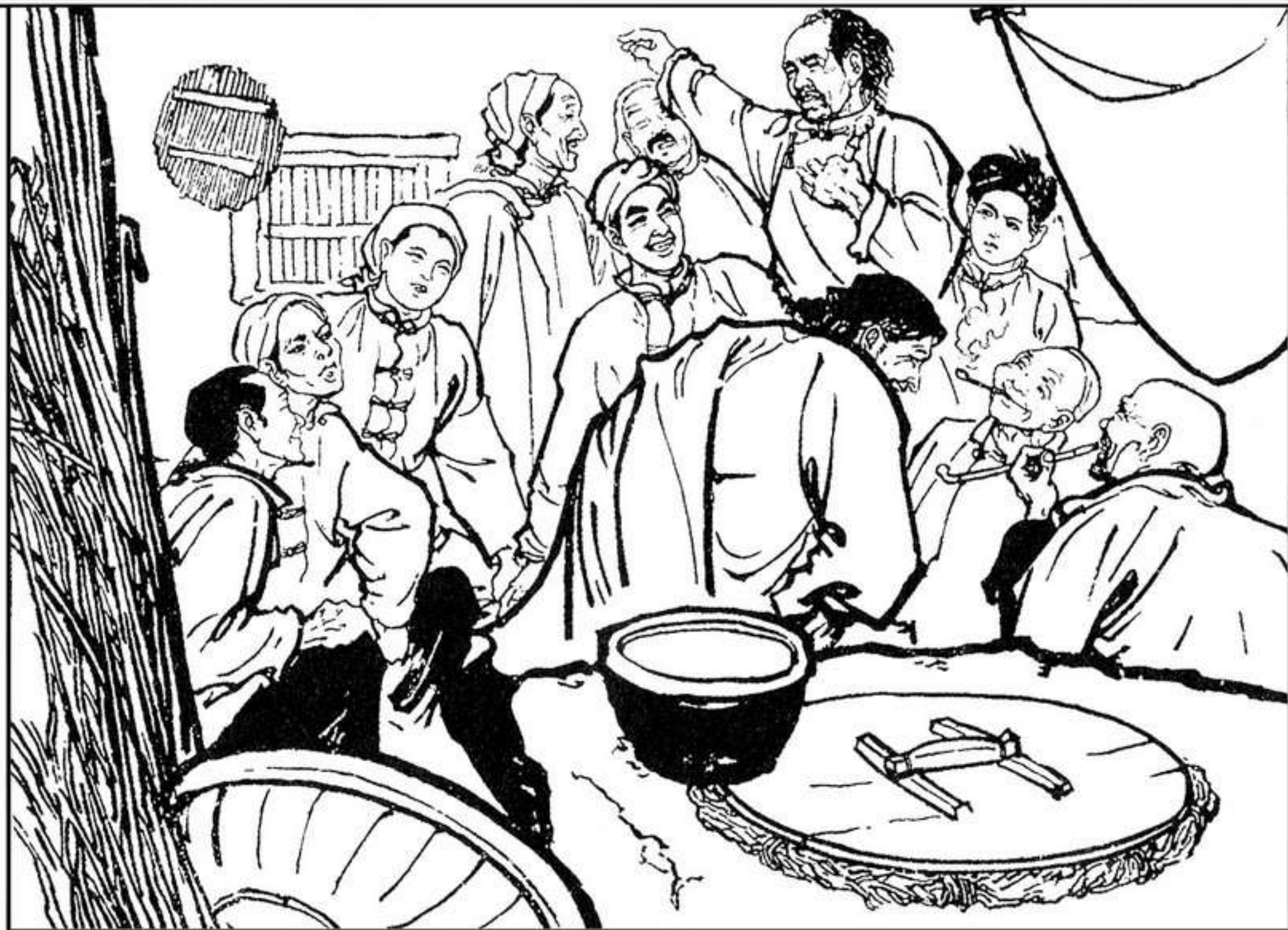
這時，生寶正蹲在馮有萬的屋裏，嘴裏念念有詞：“一五得五，五六三十！”有萬伸着脖子問：“每人給分十五塊，够嗎？”說着，二人又去開會了。



馮有萬的草棚屋比較寬敞一些，裏間住人，外頭兩大間是個小小豆腐房，農閑時互助組在這裏搞副業。現在，十幾個莊稼人已經蹲滿了這豆腐房。



生寶向大伙報告訂掃帚合同的經過。任老四激動地說：“人民政府真正好，沒地分地，沒牲口給貸款！如今割竹子還沒進山，就給錢，唉！早知道……”歡喜打斷他的話：“閑話等組長講完再說吧！”



任老四還是接着說：“早知道這樣，頭年郭世富上門來磕頭也不吃他的臭糧！我到黃堡鎮也訂個合同！……”生寶解釋說：“不是誰都可以和供銷社訂合同的。供銷社祇和帶鄉上介紹信的互助組訂！”



生寶趁分錢的機會，介紹了大王村王宗濟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供銷社訂了一萬把掃帚合同的事。全村六十個勞動力進山，一月工夫，就賺回五千塊錢，不但口糧、布匹，連稻田用肥都訂了貨！



大家聽了都很興奮，認識到組織起來就是力量大。生寶從腰裏掏出一個紅布小包。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他的動作。他解開小包，一張一張揭着票子點數，每人分了十五元。



分畢錢，生寶又布置了進山應準備的事項，最後大家決定，一過清明節就走。這時，忽然有個人闖進門來，原來是高增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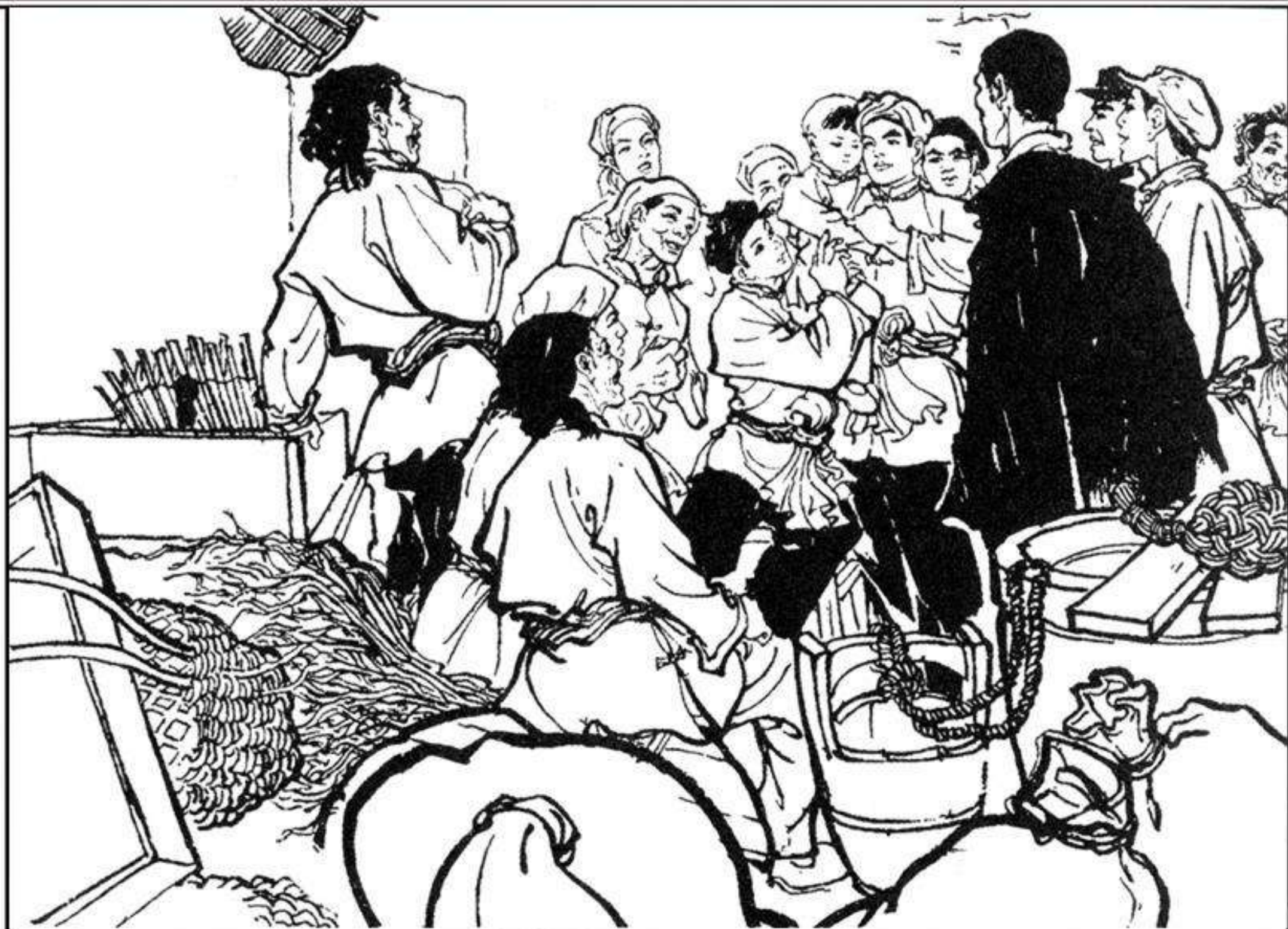
高增福一時說不出話來，他忍住沒流下淚來。有人送過板凳，叫高增福坐下。生寶問：“捐掃帚的人有麻煩了？”增福說：“不是！”



高增福說他們那個互助組垮了！他哥和富農搭伙種地去了，王大和王二也不幹了，姚士杰還叫他哥給他捎信，情願合伙也行，他不記仇！大伙兒臉都氣紅了，有萬氣得頓腳：“富農太猖狂了，你爲啥不尋代表主任？”



高增福搖搖頭心裏說“不是前兩年的郭振山了！他面上是共產黨員，心底是富裕中農了！”生寶問：“你想怎麼辦呢？”增福說：“俺哥走他的富農路綫，我走我的貧農路綫，來尋你，就看你說怎麼辦呢？”



生寶慷慨仗義地說：“你放心，甬熬煎，你領人給咱掙掃帚，把才娃交給俺媽！”大伙兒聽了肅然起敬。增福聽了，千年的痛苦，萬年的憂愁，都可以忘了，臉上立時現出了笑容。



可是增福臉上的笑容，很快又消失了。他給大家帶來了意外的消息：郭世富也要到郭縣去買百日黃稻種，也要搞稻麥兩熟，大伙兒一聽不但沒泄氣，鬥志更昂揚了。



年輕的生寶見兄弟組垮了，富農囂張起來，群眾有很大困難，富裕中農向互助組挑戰……他并没把這一切放在眼裏。他看到的是大王村合作社的發展和互助組的遠景，決心帶領群眾要大幹一場……



创业史 之二

原著：柳 青
改编：陈铁英
绘画：板 乔
封面：董福章

出 版 人：刘子瑞
责任编辑：施振广 陈国英 季源业
技术编辑：高 振

天津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邮编：300050 电话：(022)23283867
网址：www.tjrm.cn

全国 新华书店 经销
印刷：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mm 1/50 印张：2.72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978-7-5305-3414-4 印数：1-3000